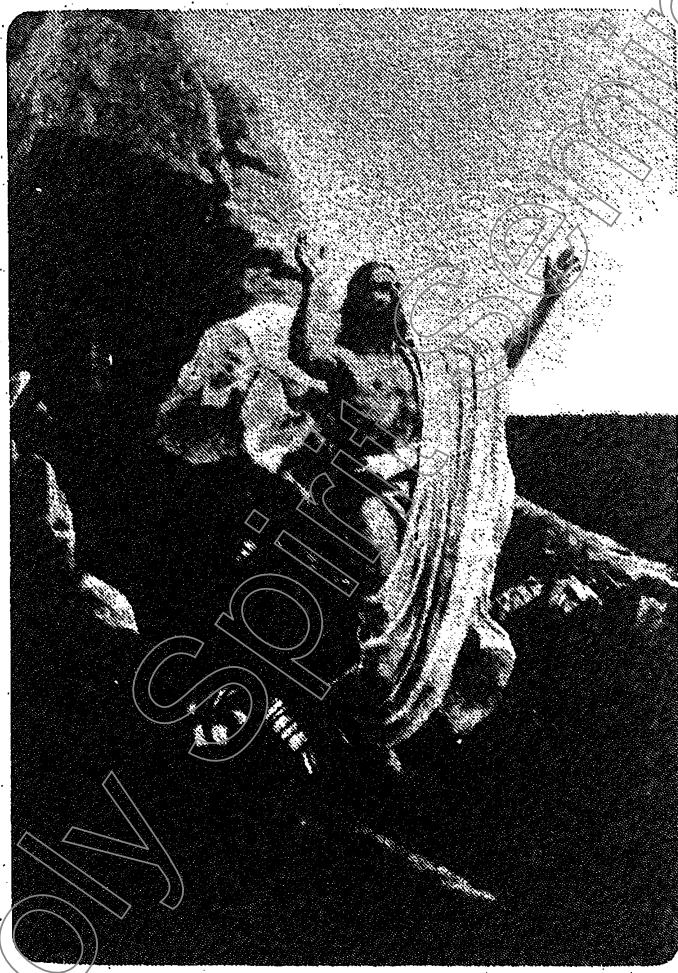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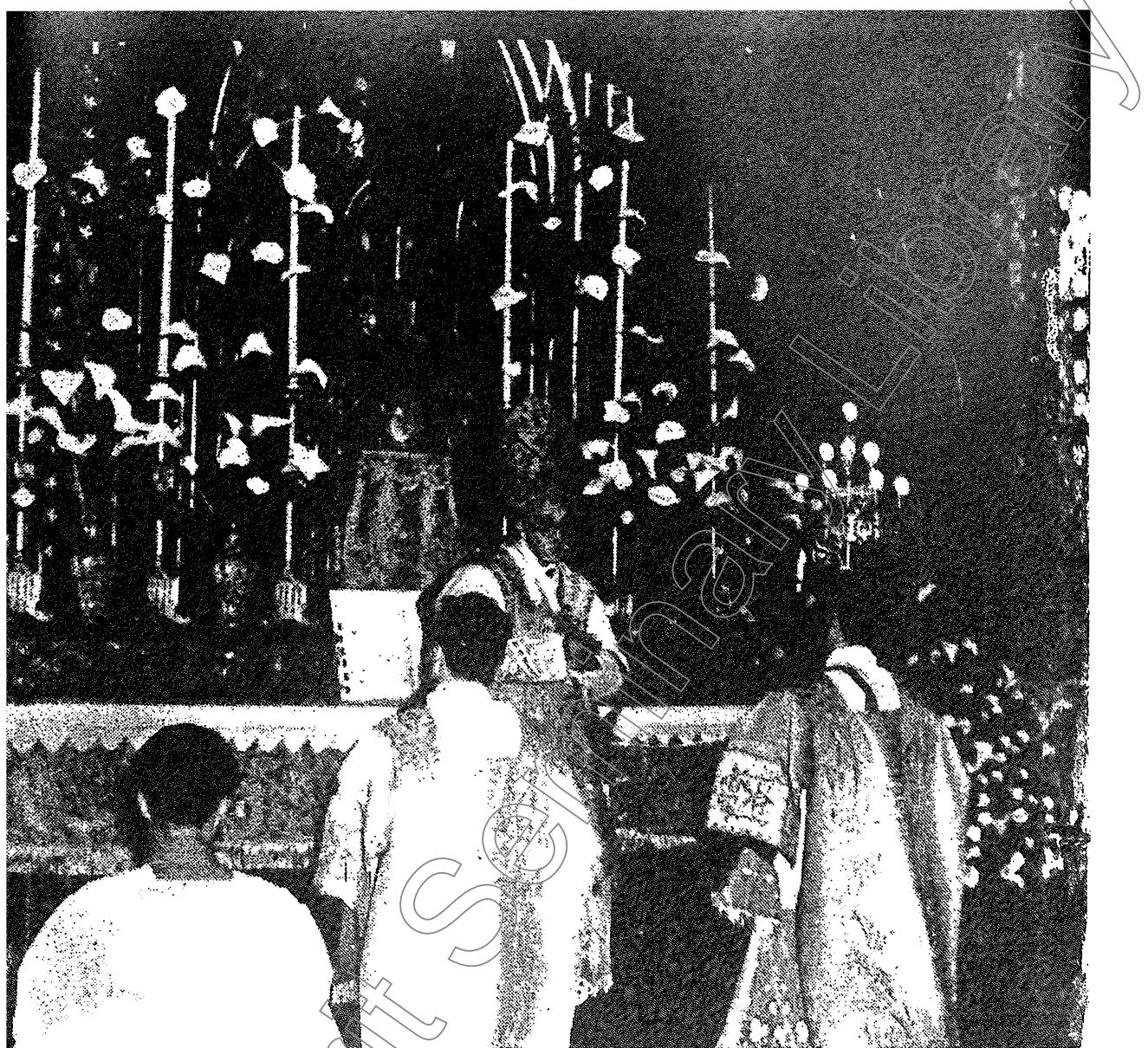
廣 楠

Spine



112

1956年
4月1日



上海教區張士琅代理主教於3月19日在上海洋涇浜若瑟堂舉行就職大彌撒。圖為張代主教在彌撒中向教友降福時的情形。（任人鵬攝）

第112期 目錄

- 半月談：慶祝耶穌復活 (2)
對反帝愛國運動的一點認識 張濬哲神父 (4)
張士琅當選上海教區代理主教 (7)
法王路易14為什麼派遣傳教士來華？（上） 蕭鴻才 (8)
參加政協會議有感 趙經農主教 (14)
講道台：耶穌復活 吳景谿神父 (15)
漫談祈禱 楊 堤神父 (19)
天主教在匈牙利 [英]約翰遜作 陀螺譯 (22)
南昌善導母院修會修多舉行避靜 (24)
“爭取為社會主義立功！” 崔天培 (25)
各地簡訊 (29)
新人新事 (32)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 (35)

慶福

(半月刊) 第112期 1956年4月1日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愛國運動促進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1 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期刊登記證刊字第004號

訂閱價目
3個月 6期 0.60元
6個月 12期 1.20元

羊月霞

慶祝耶穌復活

今天是耶穌復活占禮，是我們教會最重大的節日。我們今天在世界和平日益鞏固、祖國建設飛躍進展中，來慶祝我們教會的這個喜慶的節日，特別感到興奮、愉快、感激與喜樂。

耶穌的復活是聖教道理的基礎，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此，聖教會的古聖先賢對耶穌復活的道理有過很精闢的講解和議論。在對耶穌復活的許多討論中，以聖保祿宗徒的討論對我們為最有教育意義。因為這位大聖人在討論耶穌復活的同時，也給我們在生與死的問題上作了一個重要的指示。聖保祿宗徒在給格林多城的教友們寫信時說：“糊塗的人，你不知道你所播種的若不先死，就不能有生命嗎？”（格前，十五，36）關於這一點，在若望福音上也有過類似的記載。在那裏，吾主耶穌向安德肋和斐理伯兩位宗徒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麥粒若是不落在地裏死了，便只有一粒存在；若是死了，能結出許多粒來。”（若望，十二，24）聖保祿宗徒用吾主耶穌自己的話，不但給人可以死而復活的道理作了證明，同時也教訓

我們：只有“善生”才能“安死”，才能獲得永久的生命。

在我們教友中有些人，過分注意“身後的靈魂”而對生前的“暫時的生命”不感興趣。我們認為這種思想，不但在現世的本性生活中是消極的，而且也有悖於耶穌的聖訓。尤其在我們的國家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今天，我們更不應該有這樣的思想。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正像吾主耶穌所譬喻的麥粒一樣，用自己的生命為後人換來了光明與幸福；而不是無聲無臭、白白地度過了一生。他們是我們應該效法的好表樣。我們應該勉力效法他們那種真正的“善生安死”的偉大精神，把我們的生命獻給對人類有益的偉大事業，然後，在天主預定的那天像吾主耶穌在1,900多年以前的今天那樣，光榮地復活起來。

現世的生命是短促的。唯其短促，才更可貴；唯其可貴，我們才必須好好地度過。天主既然沒有安排我們每個人都像諸聖嬰孩那樣，在他們獲得現世的生命不久之後即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們就必須盡我們對人類、對社會、對國家的神聖責任。

我們熱烈地慶賀救世主耶穌的光榮復活，我們衷心地感謝祂的復活帶給我們的諸多恩典，我們更祈求在今天由死亡中復活起來的天主第二位聖子，賞給我們戰勝死亡、戰勝魔鬼的勇氣，使我們能在這短促的現世生命中，盡好我們的本分！

對反帝愛國運動的一點認識

貴陽總主教區伯祿大修院副院長 張濟哲神父
貴陽市天主教教友愛國會副主任委員

貴陽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幾年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在肅反運動後，全體教友的愛國覺悟更有了顯著的提高。在這個勝利的基礎上，於3月5日召開了貴陽市天主教第一屆教友代表會議。我得以參加這次會議並當選為愛國會的副主任，感到萬分的榮幸和興奮。現在我來談談我自己對反帝愛國運動的一點感想和認識。

我是受帝國主義思想影響很深的一個神父。我一生大半的歲月，都是在帝國主義分子的掌握下過的。回憶過去，我的愛國的思想幾乎完全被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消滅得乾乾淨淨。雖然天主十誡中第四誡有愛祖國的規定，但為我只是一個條文，我從未考慮過什麼是真正的愛國，更談不上如何來愛國。因此，當全國解放以後，我們貴陽市天主教教友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的

初期，我對這個愛國運動一點也沒有正確的認識。這個運動當時曾使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感到很大的驚慌，帝國主義分子安濟華、葉若翰等大肆造謠來反對、破壞這個正義的愛國運動，說這是“裂教”、“背教”要“下地獄”的；又用“共產黨是不信神的，他們（指共產黨）現在要驅逐我們（指帝國主義分子自己），將來同樣地要殺害你們”等等無恥謠言，來挑撥我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共產黨。這就使我對反愛帝國運動沒有好感，當然更談不上要求參加這個愛國運動了；以致幾年來學習不深入，始終存在着顧慮，不了解也不信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尤其因有范介萍、胡大國反革命集團暗藏在貴陽天主教會內作祟，我們貴陽市廣大天主教教友和神職人員的愛國精神，始終得不到充分的發揚。以我個人來

說，一直到去年10月10日政府替我們逮捕了范介萍、胡大國反革命集團以後，貴陽市的全體教友、神職人員和修士、修女得到政府的耐心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時候，並經過長期的學習及通過參觀關於范介萍、胡大國反革命集團的罪證展覽以後，我才基本上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惡面貌，知道帝國主義分子口口聲聲要我們“超政治”，而他們自己在大搞其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治活動；又認清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知道他們不是什麼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而是祖國的叛徒和教會的敗類；我才真正地了解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愛國覺悟才有了初步的提高，對人民政府才逐步地靠攏。過去受到帝國主義分子所說的“宗教是超政治的”反動宣傳的影響，我曾經一度認為自己真是“超政治”的，真是“清高的”；但今天回想起來，那完全是上了帝國主義的當，根本談不到什麼“清高”。

今天感激政府對我耐心的教育和幫助，感謝政府引導我走上了愛國的光明大道。當我在代表會議上聽到周健鐘主委報告我們貴陽市天主教教友反帝愛國運動中所取得的

許多偉大的成績的時候，我感到十分的慚愧，因為我自己沒有出什麼力。

過去我一味盲目聽信帝國主義分子和范介萍、胡大國等反革命分子對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惡意污蔑和宣傳，從不睜開眼睛看看事實，也不用思考來解決問題。比如說：帝國主義分子說“天主教是超政治的”；我從不想，既是說“超政治”，天主十誡裏何必有愛祖國的規定呢？耶穌是天主第二位，但祂同時也是一個猶太人。祂遵守他本國的政策法令，熱愛祂的祖國，這不是給我們立了愛祖國的表樣在先嗎？再如：帝國主義分子過去說反帝愛國運動是“裂教”；我從未根據教義和事實來作批判，沒有想到反帝愛國運動本質上是一個純政治性的愛國運動，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和熱愛祖國，絕對不是改變教義、教規，割斷與羅瑪教宗在純教義上的領導關係，反帝愛國運動一向是遵循着聖教會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與羅瑪教宗始終保持着神權方面聯系的大原則下進行的，這怎能說是“裂教”和“下地獄”呢？又譬如：帝國主義分子造謠“共產黨要消滅宗教”，但我們可以回憶一下，

解放幾年來，全國各地的正當的宗教生活何嘗受到阻碍和干涉呢？相反地，今天在驅逐了帝國主義分子和肅清了暗藏在我們貴陽市天主教內以范介萍、胡大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以後，不但我們的愛國正氣日益得到發揚，並且我們的宗教生活也過得一天天更愉快，更顯得自由活躍。這豈不是說明了破壞宗教信仰自由和消滅我們天主教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自己嗎？今天我們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保護下，過着愉快的宗教生活，感到非常的高興。尤其看到今天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國外人士的了解和認識，我更感到非常的歡喜。像去年來我國訪問的國外參觀代表團中的西班牙和平委員會主席何塞·希拉爾博士說：“在中國並沒有一種宗教遭受到迫害。佛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同時存在，他們都各自舉行他們自己的宗教儀式。”這些話是完全符合事實的。這些話不但說明了主張正義的人是不否認事實的，為帝國主義惡意地散佈說共產黨消滅宗教的謠言，也是一個有力的回擊。我今後不但要以言語行動來幫助別人解除顧慮，

還要盡到我應盡的一點責任，站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積極投入反帝愛國的運動中來。

恐怕有人說：“在本崗位上搞好自己的工作，搞好生產，就是愛國，何必參加反帝愛國的組織呢？”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似是而非的。我們作為國家的公民，當然應該搞好自己的崗位工作，搞好生產；但作為教友，僅僅搞好崗位工作、搞好生產是不夠的。因為帝國主義過去利用教會作為侵略我國的工具，並且長期地把持着教會；今天雖然帝國主義分子被趕走了，但是帝國主義給我們遺留下來的思想影響和毒素是很深的，一時還不可能消除乾淨。並且帝國主義還不甘心他們的死亡，埋伏在我们的周圍，佔領着我國領土台灣，還有可能利用我們教會來破壞我們的祖國。我們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就是參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目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開展着。全國人民正以堅定一致的快速步伐，歡欣鼓舞地奔向社會主義。尤其最近幾個月來，我國的農業、手工業和（下接第13頁）

張士琅當選上海教區代理主教

上海教區諮詢會，在3月16日，按照教律選舉了上海膠州路類思堂張士琅院長神父為上海教區代理主教。張士琅代理主教已蒞任，並於19日大聖若瑟瞻禮，在洋涇浜若瑟堂舉行就職大禮彌撒。這天清晨，上海各堂口教友踴躍來到洋涇浜若瑟堂參與盛典。大堂正門上飄揚着歡迎張代主教蒞任的橫幅，聖堂內掛全堂彩，跪凳兩端繫彩花，祭台上供滿鮮花。7時半，張代主教穿着代主教禮服，由輔祭前導，進入聖堂。當代主教步出公署時，教友燃放鞭炮歡迎。接着，五六品大禮彌撒開始。濟濟一堂的教友，和張代主教一起，感謝讚美天主，並祈求大聖若瑟。

彌撒後，各堂口教友向張代主教祝賀。教友們致賀詞，送花籃，送鮮花，情緒至為熱烈。張代主教在講話中，指出自己責任的重大，但這責任也是大家的。他號召全教區神父、修女、教友，共同努力，辦好教會，並勉勵大家熱心祈求天主。講話畢，所有在場的神父、修女、教友，興奮地接受了新任代理主教的降福。

張士琅代主教簡歷

張士琅代理主教，於1881年1月6日生於上海浦東張家樓。1899年9月進小修院（董家渡），1902年8月進大修院（徐家匯），1910年6月11日晉升司鐸。先後傳教於馬橋、亭林、青浦、蘇州、董家渡、曹家渡、傅家、陸家嘴、膠州路等地，孜孜不倦，為教會服務，為光榮天主，40餘年如一日。在任曹家渡總鐸的第四年，即光榮擔任上海教區諮詢會議長職，直至此次被選為代理主教為止。張代主教又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自當選為代理主教的喜訊傳出後，上海神長教友都十分快活，認為遴選得人，深表愛戴和擁護。
(顧裕祿)

法王路易14為什麼派遣傳教士來華？

(上)

蕭鴻才

(1)

德禮賢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因着1688年2月7日法王魯意(即路易——蕭按)14正式派遣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到了北京；中國天主教更得了一個新推動。他們不但要像比他們先來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籍的同會教士們一樣，進行傳教工作，也要使西方人對於中國，因着他學術上的貢獻，和與法國新成立的科學院(Academie des Sciences)往來，更有較好的認識；還要以輿地學家、語學家及和平使者資格，給中國朝廷効力。這一次來華的教士們，是洪若翰(Fonteney)、李明(Le Comte)白晉(Bouvet)、張誠(Gerbillion)、劉應(Visdelous)。後來又到了馬若瑟(Premare)、雷孝思(Regis)、巴多明(Parrenin)、蔣友仁(Benoist)、宋君榮(Gaubil)、馮秉正(de Mailla)、錢德明(Amiot)等許多人。”(該書，頁76)

這段記載中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這些傳教士是由法王路易14“正式派遣”的。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為什麼要由法國國王派遣呢？

關於這一點，愛蘭(G. W. Allan)有較為詳盡的記述。愛蘭在他的“京廷之耶穌會士”(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Kelly & Walsh Ltd. 出版)一書中，有專章記載這事的經緯。請看下面這兩段：

“1677年，南懷仁受任為全中國耶穌會的長上，他感覺到有責任獲取能幹的人才來幹工作……他的熱烈、樂觀的信要求一個即時的答覆，他要求大批的獻身的教士和金錢的豐富供應。無疑地，路易

14自己被這些呼籲所感動，結果就任命了法國傳教團……。

“南懷仁不止於寫信，他認為需要派一個人回去，在這事上作他的代表。於是，他就派了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到羅馬去，……還有一個中國籍的同會會士與之同行。……他們兩人經過意大利、法國和荷蘭，都得到很慷慨的帮助。在法國路易14不止一次地接待了他們，他們加強了法王從南懷仁的信件中所得的印象。”（該書，頁195—6）

“在路易14統治法國的時代，皇家科學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特別注意於地理發現，派遣了它的代理人到世界的許多部分去作觀察。那個時候，對於印度和中國是知道很少的，科學院切望增加它關於這些地方的知識。著名的財政大臣古爾勃（Colbert）對於這個問題也特別感覺興趣。他很有眼光，他看見了各修會的傳教士們對於這計劃是能够帮很大的忙的。他就向路易把這件事提了出來。路易也是獎勵科學的，這位皇帝看到利用他們是提高法國的勢力和利益的手段。古爾勃乃接到命令物色適合的人並準備所需儀器，但是這個大臣在計劃開始實施之前就死掉了。繼任的盧瓦侯爵（Marquis of Louvois）却完成了古爾勃的計劃，他請巴黎耶穌會的長上指定6個對於數學特別精通的人，叫他們作為傳教士到中國去，訓令他們也作天文觀測和確定各地的地理位置。所任命的6人是：洪若翰、劉應、白晉、李明、張誠和Tachard。（Tachard中途留在遼寧，未來中國——蕭按）……巴黎的科學家首腦們開了一個會向他們致敬，他們都成了科學院的成員，銜頭是‘皇家數學家’。那時，路易王派遣一個使團到遼寧去，這6個教士就在布勒斯特（Brest）坐上了那個使臣的船。他們在1685年3月3日離開那個港口。”（同上，頁196—7）

從上面這兩段記載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1）這幾位耶穌會士之來華，並非單純地由於教會當局的派遣。雖然在表面上是通過了巴黎耶穌會的長上，但在實質上是由於法國國王路易14的命令，亦即德禮賢所說的由法王“正式派遣”；（2）他們所以被派到中國來的目的，

是要爲法國科學院作天文觀測和確定各地的地理位置，因爲法國切望增加關於中國的知識。爲什麼要觀測中國的天文地理呢？只要想一想亞洲和美洲淪於被奴役的殖民地地位之與“地理發現”的關係，就可以明白了。

我們再看一看法王路易14和他的大臣古爾勃是些什麼樣的人吧。路易14統治法國的時期（1661—1715）是法國君主專制政治極盛的時期，也是君主專制政治沒落的開端。他的名言是：“朕即國家”，他的信念是“天主的意志在於使一切生民無分軒輊都服從”他自己。他的事業是窮兵黷武。他是把法國人民擲於死亡邊緣的人，他曾使法國人民凍斃和餓斃的屍首到處皆是，成羣結隊的乞丐會包圍他的宮殿要求麵包。他的軍隊曾是衣衫襤褸、困於飢餓、以搶劫和走私爲事的。他的死訊傳出時，法國人民掩蓋不住歡喜而相互祝賀。古爾勃是路易14的兇惡助手，是個所謂“重商主義者”，也就是主張以武力打敗貿易上的對手，搶奪殖民地的人。像他們這樣的人要來“獎勵科學”，關心中國的天文地理，又會有什麼好意呢？倒是“這位皇帝看到利用他們是提高法國的勢力和利益的一個手段”一句話，是值得我們仔細思量的。因此，美國耶魯大學肯尼斯（Kenneth）教授就更露骨地說了：

“1685年有6個法國耶穌會士赴華。這事似乎部分是由於南懷仁的請求，部分是由於法國殖民和商業的野心。”（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頁120）

（2）

法王路易14這次派遣了6位帶着“皇家數學家”頭銜的耶穌會士到中國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們首先遇到了葡萄牙的阻撓，但是，經過了一番尖銳的、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法國的耶穌會士到底佔了上風，從而奠定了日後法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獨霸局面的基礎。

這些耶穌會士在起身來華之前，就已經預料到葡萄牙的阻撓。因此，他們不走葡萄牙政府規定的航線——由葡京里斯本乘葡船出發，經由印度的果阿到澳門，而是走了另一條路線——由法國的布勒斯特乘法國船出發，經暹羅，避開澳門，直達浙江寧波。

他們到了寧波之後，當地的地方官會禁止他們進入內地。浙江巡撫

金鉉請示北京的禮部，禮部的意見是令他們回國去。但由於南懷仁在朝廷活動的結果，康熙帝還是批駁了禮部的議奏，下旨把他們送京候用。

關於這一經過，黃伯祿的“正教奉表”書中有如下的記載：

“康熙26年（即1687年——蕭按）8月19日，禮部題稱：賈得浙江巡撫金鉉疏稱：西洋人洪若（即洪若翰——蕭按）法爾西等5名，由遼寧附粵商王華士之船到浙……。查定例：外國貿易人員，不許久留內地。其洪若等5名，不便久住內地。應交與該撫，發出邊境，令回伊國可也。9月初6日奉旨：洪若等5人，內有通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來京候用；其不用者，聽其隨便居住。欽此”（該書，葉88）

因此，洪若翰等就到了北京。他們到京後，立即遭到葡萄牙系統的教士們的排擠。當時的廣東主教 Della Chiesa，曾在1700年10月7日的一封信中說：

“北京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們對這些未經里斯本許可而來到的法國耶穌會士們，顯然不太友善。”（見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5, 頁94—8。）

另據愛蘭的記載，洪若翰等見了康熙皇帝以後，在北京的葡國教士首腦徐日昇（Thomas Pareyra）乃藉詞攻擊，想把他們趕出北京：

“康熙在他的私室中接見了他們，旁邊侍立着幾個官吏。教士們毫不猶豫地表演了表示服從的儀式——三拜九叩首——之後，帝詢以旅途經歷。康熙甚為寬仁，問了幾個問題之後，即諭以願意恩許他們的請求。……

“繼任南懷仁的聖職以及欽天監監正之職的是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他不大像南懷仁一樣，那麼熱心接待這些法國神父們。當康熙表示希望這批新來的教士們要住在皇宮附近時，他以作為傳教士不應當接受這樣的款待為藉口而加以反對。禮部既會准許他們在各省的任何地方居住，徐日昇便急忙地使他們任事京外。康熙乃被勸說而同意他們中間的三個他去，却叫白晉和張誠留在他身邊，以便請他們授講西學。徐日昇自然不得不同意。（“京廷之耶穌會士”，

頁205—6)

這裏徐日昇所說的“作為傳教士不應當接受這樣的款待”，顯然是爲了排擠法國耶穌會士的藉口，因爲，就連徐日昇本人也時常在宮廷行走，且當了欽天監監正這樣的高級官吏。徐日昇所以要把新來的法國耶穌會士“任事京外”，不過是怕如果他們長期在京，康熙皇帝可能寵幸這批新來的人，因而削弱了葡萄牙勢力在中國的地位罷了。

以徐日昇爲首的葡萄牙勢力雖然盡力排擠打擊法國耶穌會士，但是這批路易王的使者們終究還是用各種手段取得了清廷皇帝的寵幸。據黃伯祿記述，留京備用的張誠與白晉，當年（1688）就開始參加了清廷對俄國的外交活動，隨同清廷的大臣一道，到中俄邊境辦理對俄交涉；並在京招待俄使等，如：

“康熙27年（1688——蕭按）5月初2日，徐日昇、張誠奉命隨同內大臣索額圖、佟國綱、馬喇，漢臣張鵬翮、陳治安，北往塞外，與俄國會議兩國邊疆……”（“正教奉夷”，葉92）

“康熙28年5月初1日，徐日昇、張誠奉命隨內大臣索額圖等，北往尼布楚在中俄兩國交界處，會晤俄國使臣，勘議兩國疆界。”

“康熙28年6月16日，中俄兩國使臣俱至尼布楚。17日，俄國使臣費耀多羅遣員來中國使臣行轅，商議相會時日、處所、儀注各款。7月初8日，兩國使臣相集行館會議，譯用拉提諾（即Latino，拉丁文——蕭按）語。議至日暮未成，各回本轅。自是索使臣飭徐日昇、張誠，向俄使臣善爲商勸。日昇等遂偕同隨員，前往俄使臣行轅，反覆理喻，往返數次……議遂成，定約章7條，書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文字。24日，兩國使臣相會。日昇等將約章當場宣讀。……”（前書，葉103—4）

“康熙28年4月18日，俄國使臣請旨往天主堂叩禮天主，並拜謁徐日昇、張誠。奉旨着理藩院派員同往。使臣至堂，叩拜天主，極形誠敬。叩畢，引至廳事。徐日昇、張誠、白進（即白晉——蕭按）、蘇霖等，茶點款待。本日上遣內大臣傳旨：着白進、蘇霖去答拜使臣。”（前書，葉103）

從上以這幾段記載處可以看出，外國教士徐日昇、張誠、白晉等參與清廷的外交活動，不僅是以翻譯的面目出現的，還代表了清廷去向俄國使臣“商勸”、“答拜”等等，儼然是清廷的官吏了。

張誠參與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回來後，馬上就開始了“授講西學”的活動，充當康熙皇帝的老師。“正教奉褒”上說：

“康熙28年12月25日，上召徐日昇、張誠、白進、安多等至內廷，諭以：自後每日輪班至養心殿，以清語授講量法等西學。上萬幾之暇，專心學問，好量法、測算、天文、形性、格致諸學。自是，即或臨幸暢春園在西直門外20里及巡行省方，必諭張誠等隨行。或每日，或間日，授講西學。並諭日進內廷，將授講之學，翻譯清文成帙。上派精通清文二員，襄助繕稿，並派善書二員贍寫。張誠等每住宿暢春園，上派太監伺候照料，並知教規齋期不食禽獸戒餚，特諭御膳房：留心分別供給勿悞。張誠等授講數年，上每勞之。”（“正教奉褒”，葉104-5）

因此，張誠等人逐漸得到了康熙的寵幸。康熙曾賜給他們“紫綢貂袖羔袍、天青綵絨套各一件，貂帽各一頂”（前書，葉107），“又恐伊館中馬匹不足，諭御廄長：每日將監內馬匹，早晚接送”（前書，葉107）。總之，他們已與清廷勾結得很緊密了。（本節完，全文下期刊完。）

（上接第6頁）資本主義工商業這幾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使我們的社會經濟面貌和整個政治形勢，起了根本性的變化。看到祖國起着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我感到無比的歡欣和鼓舞；自己生在這個偉大幸福的時代裏，感到十分的驕傲和興奮；同時看到我們的反帝愛國運動

還大大落於國家新形勢的後面，又感到很着急；尤其是自己對於祖國沒有作出什麼貢獻，更感到萬分的慚愧。今後我一定要加強學習，加倍努力，與貴陽市的全體教友和全國的教友，同全國人民一起，緊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政府的周圍，熱愛祖國，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

參加政協會議有感

甘肅天水 趙經農代理主教

這次得以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感到無限榮幸和興奮。對這次會議，我有些簡單的體會和願望，如下：

I、體會：

(1)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羣衆的智慧是無窮的，力量是無比的。今天我國各方面的迅速發展和社會主義的逐步實現，就是明顯的例證。

(2) 中國共產黨對全體人民是愛護備至的，所以才形成了日益和睦的六億人民的大團結。

(3) 生活在毛主席時代的人們，的確是光榮的幸福的。想像在舊社會常受歧視的我們天主教人，在今天竟能參與國家大事，榮獲會見領袖的機會。

(4) 堅定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是完成事業搞好工作的主要因素。今天我國人民能够提高國際威望，實現前人的願望，就是由於有了這樣的的因素。

II、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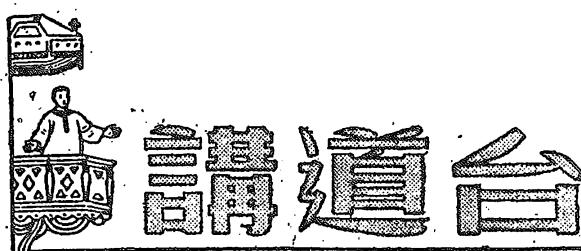
(1) 決心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努力改造思想，加強學習，爭取參加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清除忽視政治、得過且過的消極情緒。

(2) 服從政府的領導，經常地聯系羣衆，更要以愛國愛教的實際行動，耐心地來感染和幫助所聯系的羣衆，以貫徹政府的宗教政策。

(3) 努力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間，發揮應有的橋梁作用。把政府的意圖認真地傳達，把羣衆的意見及時地反映，爭取盡到政協委員應有的職責。

耶穌復活

• 吳景谿神父 •



宗徒們的錯誤思想

耶穌爲了傳播祂的福音，建立祂的聖教會，召叫了12位宗徒，時常跟隨自己的左右，把天國的奧妙傳與了他們；耶穌又不斷的用聖蹟鞏固了他們的信心。因爲人的志願是遠大的，但是人的內情是軟弱的。耶穌怕到了自己受難的日期，宗徒們的信德動搖，不能接受耶穌的苦難，不能繼承傳教的責任，因此耶穌在受難以前，再次地告訴宗徒們，不久自己將交付於惡人手中，受百般的凌辱，以後被釘於十字架上死；然而第三天必從死中復活起來。雖然宗徒們不斷的聽了耶穌受難復活的話，然而他們的耳朵茅塞不入，心裏是毫不動情的。因爲宗徒們以爲耶穌絕不會逢着這種不幸的境域。

宗徒們的心裏，以耶穌是世界

上最偉大的人物，能以五餅二魚飽餓5000餘人，能叫死者復活，海裏的風浪都聽祂的命令，耶穌將來無疑地能得世上光榮的尊位，宗徒們也同耶穌享受世界的光榮福貴。故此伯多祿的母親給耶穌說：“你得着王位以後，求你叫我兩個兒子一個在你右邊一個在你左邊。”耶穌借着她的話，又深刻地表明了自己受難復活說：“能不能與我同喝苦爵？如果能的話，將來就一個在我右邊，一個在我左邊。”耶穌所說的苦爵，就是指的自己降生的目的，不是爲了世界的光榮地位，不是享受世上的富貴。耶穌改造宗徒們錯誤的思想，逐漸地領導他們認識到自己降世專爲受苦受難，救贖人類。然而宗徒們的舊思想是去不掉的。耶穌在受難以前，給宗徒們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罷，爲了人子受凌辱被釘於十字架。”在這

個時候，宗徒們爲首的伯多祿，首先就反對耶穌，阻擋耶穌去耶路撒冷。耶穌就正顏厲色地責斥他，說他是“沙旦”。可是宗徒們對於耶穌降生的使命，是毫無了解的。他們但想耶穌是國家的默西亞，是如德亞國的默西亞，但爲了提高如德亞國的國際地位，爲如德亞國的人民謀幸福；並不想耶穌降生的使命，是爲救贖全世人類，爲普世人民造幸福的。雖然宗徒們常聽耶穌的教育，看耶穌的奇蹟，直到耶穌復活的時候，宗徒們常抱着一種主觀的觀念，存着一種錯誤的思想。

耶穌由死中復活

耶穌被捕以後，受了諸般凌辱，釘在十字架上。埋葬以後，宗徒們把耶穌生前給他們講的話，全扔在雲霄以外了，在他們腦海裏就沒有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的印象了。所以宗徒們的小團體，幾乎從此就解散了，東奔西跑，各奔前程，沒有集團的生活了；連別的聖女們及熱心教友們，也不想耶穌復活的道理了。然而到了耶穌埋葬後的第三天，在這天黎明的時候，有瑪利亞瑪達肋納同瑪利亞、雅各伯及撒落滿，他們買了香料去傅抹耶穌的聖

屍。他們在去的道路上，彼此作難，因爲蓋耶穌坟墓的大石，不易移動，怕不能進入坟內傅抹耶穌的聖屍。但他們到了耶穌的坟墓之前，蓋坟墓的大方石已經開了。進去一看，有一穿白衣的青年坐在坟的右邊。他們猛然吃了一驚。那穿白衣的天神給他們說：“你們不要驚懼，你們是找被釘的納匝肋的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擋放他的地方，你們快去報告給他的門徒及伯多祿，叫他們在加里肋亞等候耶穌，耶穌在那裏將與他們見面。”聖女們買了香料去傅抹耶穌的聖屍，雖然沒想到耶穌復活，然而得着了天神的報告，心裏就豁然開朗了，立即想起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的話來了。這是天主打發天神開導他們的心，使他們準備自己的心迎接耶穌的發顯。所以瑪達肋納見了像似種園子的耶穌，就問他耶穌的屍體在那裏，耶穌就顯現了給他。同時耶穌也命他去告訴宗徒們，於是聖女確信耶穌復活了。

耶穌死後的第三天，有二位宗徒，因憂苦過甚，離開了耶路撒冷，往厄瑪烏村去，在行路之間，耶穌顯現給他們，耶穌自作行路的狀態，與二位宗徒用一問一答的方式

談話，給他們解釋了聖經，並與他們進了屋子，共同用飯。耶穌取餅降福了，然後分給他們吃。在這個時候，二位宗徒猛然曉得這就是耶穌，然而耶穌立即不見了。這二位宗徒方信耶穌已經復活了。當夜就回了耶路撒冷，將見耶穌顯現的情況報告別位宗徒們。（路加，24章）

宗徒們雖然聽到聖女、宗徒們報告耶穌復活顯現的消息，然而有的宗徒還是半信半疑，故此過了幾天以後，宗徒們正集合在一室的時候，門戶緊閉，耶穌突然發顯在他們面前，並向他們祝平安，告訴他們不要害怕，且顯示自己手足的傷痕，同宗徒們一起吃了飯，忽然，耶穌離開了他們。（同上篇）宗徒們見了耶穌的顯現，心裏在先所存的疑團就沒有了，堅決地信了耶穌復活。但是在這次耶穌發顯的時候，多默宗徒不在場，等多默自外歸來，宗徒們爭先恐後地報告了他耶穌顯現的光景，然而多默固執己見，並頑固地答應說，如果不親手摸了耶穌手足肋旁的傷痕，堅決不信耶穌復活。過了8天以後，宗徒們共聚一室，這時多默亦在其數，耶穌忽然又發顯了，首先為宗徒們祝了平安，然後命多默前來，用手摸自己手足

肋旁的傷痕，此時多默宗徒翻然悔悟了以先不信之過，遂大聲急呼說：“耶穌，吾天主！”然而耶穌責斥他道：“見我而信者，不若不見而信者，乃真福人也！”（若望20章）

耶穌自復活而至昇天，40日之久，時常顯現給宗徒們，教育他們傳教的方式，授予他們赦罪的權柄，故此宗徒們全有了深刻的信心了。

宗徒們證明耶穌復活

宗徒們全是有什麼文化和資產的人，皆仰賴着勞動而生活。他們的性情是直率的，說話不會文雅，且有時說話很暴躁粗野；但他們的心是極忠誠老實的，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絕不說撒謊欺騙人的話。我們從宗徒們這種性格來看，他們一口同音地傳播耶穌的福音，捨生救命地證明了耶穌的復活，當然耶穌復活是沒有疑問的。宗徒們從不信耶穌的復活，到了信仰耶穌復活的過程中，已經為後人解釋了疑惑，何況以後他們又用自己的鮮血，為世人立了鋼鐵似的保證，後人還有什麼不信的理由呢？耶穌復活是祂一總道理的基本條件，是聖教會的基礎。倘如耶穌沒有復活的話，耶穌所講的福音全成了虛偽的

，他立的教會也是假的了。耶穌的復活有如此重大的關係，所以耶穌復活後在世上40天的工夫，不斷地與宗徒們往來相會，也是爲了這個原故。宗徒們纔英勇堅決地用了捨

生致命的血，作了耶穌復活的憑證；耶穌的道理是眞的，耶穌立的教會也是眞的。我們也應努力爭取將來肉身得着光榮的復活。



越南神長教友要求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

據新華社消息：據越南通訊社訊：越南的天主教徒完全擁護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關於重新召開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以便討論保證嚴格履行1954年日內瓦協定的措施的建議。這是由6個天主教神父和700個河內天主教徒代表通過的一項決議中表明的。

決議譴責吳庭艷在越南南方採取的恐怖措施和褻瀆聖物的行爲，並且譴責他打算破壞越南的和平統一的陰謀。

荷蘭天主教報紙批評西方國家政策

(新華社北京訊)塔斯社海牙3月3日電：天主教報紙“時報”在談到西方國家的政策、特別是這一政策的鼓吹者美國所採用的方法時指出：“我們看到，西方給予其他國家援助以換取它們的加入軍事聯盟的方法在產生着如何不良的效果。”

報紙把西方的政策和蘇聯的政策作了對比，並且指出：“蘇聯的政策是非常靈活的，能够改變過了時的、在此刻不利的方法，並且代之以別的方法，而美國至今什麼也毫無改變，雖然它的方法的缺點是越來越明顯了。”

漫談祈禱

• 楊堤神父 •

祈禱在宗教生活中佔着重要的位置。祈禱不一定要口中喃喃有詞，有時無聲勝有聲，默想為祈禱的上乘。一日之計在於晨，修道之士每晨必行默想，默想能推動他們一天的工作，對於各種困難和麻煩，逆來順受而無怨言，“整天受勞受熱（豆，貳拾，12）而能喜形於色，勝任愉快。有口無心的念經，反而沒有多大價值。

祈禱就是心裏思念天主，就是同天主談話，更好說是同天主談心。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都可以算是祈禱。瑪達肋納的淚，洗清了自己身世，風流女子一變而為耶穌得意的女弟子（路，柒一捌）。稅吏躲在聖殿的角落，自覺慚愧不敢舉目望天，搥胸痛悔，嘴裏說：“天主，可憐我這罪人吧！”於是罪人變成了義人（路，拾捌）。可見花言巧語，無濟於事，最重要的是虛心和誠意。耶穌明確地說過：“你們祈禱，不要多言，如同外教人一樣

，他們只想多言，才得垂允”（豆，陸，7）。又說：“真正拜父的要用精神誠意拜他，因為父要人拜他，是要這樣的人”（若，肆，23）。

祈禱既是和天主談心，就不能只聽一面之辭。天主許我們發言，我們也該許天主發言。“請說吧，爾僕在此恭聽！”“主，你願意我做什麼？”“主之婢女在茲”以及“爾旨承行”等都是值得徵引的典故。屏息靜聽天主的吩咐，虛心接受神靈的感應，回味往事和陳述，都是祈禱的環節。甚至大胆地拒絕天主的要求也可以算是祈禱：“這一杯苦酒太苦了，請收回吧，或者讓我少喝一點吧！”

孩子們好在父母跟前撒嬌撒痴，我們在天主跟前也可撒嬌撒痴。聖女小德肋撒在天主跟前就有點“倚小賣小”的孩子氣。天主不答應我們的祈求，我們不要放鬆不要半途而廢，要堅持到底。那個半夜三更叩朋友之門，要求借面包装待另外一位朋友，不也是達到了目的了嗎？（路，拾壹）我們只管祈禱，放大胆量，甚至“無賴”一點也不妨。

天主是全能的，是仁慈的，是

有求必應的。那末我們有時為什麼得不到所求的恩典呢？這是因為我們眼光淺，見識短，所求之事，為我們無關緊要，甚至將來可能有害，祂為愛我們起見不願答應。俗話說“好事多磨”，天主有時要試試我們的信心和恒心，不立刻答應。一求就得，全不費工夫，就會失去恩典的價值。總之天主不辜負我們的好心，不賞這就賞那。祈禱還有一個秘密，就是用耶穌的名義祈禱，天主不答應，耶穌丟面子，用聖母的名義祈禱，耶穌不答應，聖母丟面子。

小學生想三好、五愛和5分；姑娘們希望花容月貌，但不可完全為虛榮心；青年男女希望得到意合情投的終身伴侶，老年人想越活越年輕，好享受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學者要智慧；文人想生花之筆；夫婦想子孫滿堂；農民想五谷豐登；人人想世界和平……：這一切真美善的願望都可以做為祈禱的資料。

祈禱既是和天主談心，就不拘形式，沒有什麼範圍的限制，可以從東南西北談到中央，可以從失樂園談到將來的新天新地。不過亂談一氣也不大好，最好是抓緊時間，談

談切身問題，因時因地制宜。教會內的經文浩如煙海，古代的聖詠和雅歌，詞義雋永，引人入勝。公元後的禱詞，如聖母的“我靈讚頌我主”以及聖益博的感謝頌等，唱起來，頗有大江東去的雄壯氣魄；至於聖芳濟的太陽哥哥、月亮姐姐、小羊妹妹等，以萬物擬人，是取法於聖詠，而其細緻宛轉，又有其獨到之處。最偉大的、千古不滅的、人人用之皆準的禱詞，當推耶穌親口傳授於宗徒的“在天我等父者”，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天主經。除了開頭的一句帽子外，是七段簡單明瞭的經文，却包括着人生一切重要的節目，推而廣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料。就如開門七件事不成問題，其餘都好辦了。司祭在彌撒中念天主經時，雙手高舉，就如古聖梅瑟在山頂上代羣衆祈禱一般。

我們隨時隨地可以祈禱，而且應該隨時隨地地祈禱，尤其是早晨起來以後和晚上臨睡以前，以及用飯前後。在有重大事情要辦理之前應多加祈禱，如耶穌在選擇宗徒之前，在受難的前夕，整夜地祈禱，兩次三番地祈禱。聖堂是公共祈禱的場所，但私人祈禱不拘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只要能聚精會神，不分

心走意爲是。大庭廣衆之間可以祈禱，屋角籬下可以祈禱，而且私自地祈禱比展覽式的祈禱要好得多。坐着可以祈禱，散步可以祈禱，而且睡在床上也可以祈禱。

祈禱原不拘時日。不過教會爲了鼓勵我們集體地、積極地參加祈禱起見，在日曆中規定了大祈禱和三天祈禱的日期。但也並不是說平時便不必祈禱，而是說在這些日子裏要加緊祈禱，就如在檢查衛生的前幾天，大家忙着大掃除，並不是說平時就不必講衛生了。

目前我們祈禱什麼呢？小而言之，各人有各人的私意；大而言之，我們要求世界和平，祖國的富強統一，包括和平解放台灣，我們要求台灣同胞早些脫離美蔣的奴役，回到祖國的懷抱。目前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生產社的農友忙於春耕，田裏地裏都要活躍起來，春秋報是我們應做的祈禱儀式。已故陸徵祥老修士作了一首詩，可供我們參考：

“每日清晨領聖糧，謝父謝子謝神光。但求處處田禾熟，惟禱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良安社會，家無忤逆慢爹娘，四方平定干戈息；我雖苦修願亦償。”

很古以來，在教會中就流行着一種口號：“工作和祈禱。”這是工作不忘祈禱、祈禱不忘工作的意思。而且好的工作就是祈禱的表現和結果。“天助自助者”，是一句很有價值的成語。人之好壞，以及死後之升天堂或下地獄，全由工作好壞來決定，不由祈禱來決定。經上說：“夫愛之誠，不在虛言，惟在實行。”耶穌說：“不是凡向我說：‘主，主’的人就能進天國，乃是承行在天我父旨意的才能進天國”（豆，柒，21）。然而祈禱也有它的重要性，俗話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祈禱能增加我們修德立功的志氣，能得到天主更多的助佑，能使我們從失敗走向勝利，更能使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能使我們行善避惡，見義勇爲。

更正 本刊109—110期第14頁文右欄第11行“在與產黨對立”係“在與共產黨對立”之誤；又111期第11頁右欄文第5行“共產黨主義”係“共產主義”之誤；39頁右欄第11及12行的兩個“我”字均係“非”字之誤。特此更正。

天主教在匈牙利

〔英〕約翰遜作 陀螺譯

從1942年末起，在匈牙利的反對蘇聯作戰的統一戰線中，就已有了天主教徒。……

解放政府（按指解放後的人民政權——譯者）對宗教的態度總結地表現在新憲法的第54條中：

（1）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保證公民有信仰自由及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

（2）為保障信仰自由起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實行政教分離。

政府為了表示善意，雖在勞動力和物質條件困難的情況下，還給778處教堂製造了銅質的鐘。各處教會，連同它們的學校，仍像戰前一樣，得到政府的經濟援助，同時政府又以人力、物力、財力恢復教堂。

土地的重新分配影響了天主教會，它擁有90萬畝的土地，是國內最大的地主之一。教會的產業被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貧窮的堂區神父們也分得了土地，共分了27,500

畝。

高級神職人員受的損失最多，由於他們過去是廣有財富的，因而自始就公開反對。在1945年5月主教們所發的一封給神父們的信中，對國家的解放沒有一句善意的話；反之，他們却抱怨“對長上的尊敬勢將破產”。

在這封信發出後不久，若瑟·明曾蒂被任為樞機主教。國際報界利用這件事來挑起對新政府的仇視。梵蒂岡說明曾蒂將不會被准許到羅馬去接受樞機主教的職位；西方民族主義者的報紙則說他已經沒有得到准許。

明曾蒂從開始就動員教員反對政府。他竟至發表這樣的攻擊：

“他們（政府）遇到的反對愈少，壓迫與暴力就愈大。這種強迫的制度今天將破壞婚姻並使青年墮落。明天它將使這種放蕩的生活永遠存在，後天人們將失去任何忠勇觀念，

而像野獸那樣地侮辱無抵抗力的婦女以滿足他們的慾望。”一個攻擊接着一個。明曾蒂惡毒地反對聯軍與匈牙利訂的和約。他惡毒地反對取消學校中的強迫性的宗教課，並告誡教徒不要投票選舉任何社會主義者。

政府將學校收歸國有的措施引起了明曾蒂最惡毒的攻擊。多數學校是教會辦的，而其中主要的是天主教，他們儘量壓低教育水平以便取得廉價的勞動力。

政府接辦了學校，在這些學校中樞機主教禁止講授現代科學課程，他並利用這些學校作反對政府的宣傳。

對支持國有化的教徒進行棄絕的恫嚇最後使得教徒反對樞機主教自己的作法。天主教徒的教師們開會擁護政府的政策。（以上原書頁172—4）

無疑的是，樞機主教猛烈地攻擊國有化運動；而失去了所有的天主教學校。無疑的是，他棄絕了所有訂立並執行這個法律的人並恫嚇着要棄絕所有在公立學校教書的神父、修士與修女；而教會却毫無愧怍地接受了政府的津貼。

明曾蒂樞機主教被審判並被處

長期徒刑。……（明曾蒂已於去年7月獲釋，請參閱本刊97期——譯者）

審判的結果是使更多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明白了他們的領導人的品質與方向；因此迅速地促成了1950年8月召開的全國天主教神職界會議。

多數的神職人員，很久以來就不滿意他們的領導人對人民共和國的敵視態度，公開地表示願與國家合作，為了和平與重建國家。

因此組成了一個保衛和平的全國天主教神職界委員會，這個組織對教會與政府間的協議起了很重大的促進作用，協議是由教育與宗教事務部長與代表著主教們的卡洛察（Kalocsa）大主教共同簽訂的。

在協議裏，主教們答應：

(1) 擁護政府，處理違犯國法的神職人員。

(2) 反對破壞活動。

(3) 號召教友支持五年計劃，特別是不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

政府答應：

(1) 保證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與教會的宗教活動自由。

(2) 將8個教會學校發還教會。

(3) 在經濟上幫助教會18年以便教會在此時期內做到自養。

在這種條件下，宗教生活與宗教活動順利地進行着。神學院照常進行工作。

在天主教會中的一個清晰的標

誌是天主教和平委員會的會徽：藍地子有一支白色的十字架，下面有一支鴿子。截至1952年12月，4000神父中有3000人都是該會員。現在一定全是一了。(原書頁177—8)

南昌善導母院修會修女舉行避靜

南昌市天主教善導母院修會，過去因為部分修女對政府的宗教政策認識不足，再加上反革命分子的造謠破壞，多年來沒有很好地舉行過一次避靜。經過幾年來的學習，特別是通過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鄧方肅、唐多墨反革命集團後，修女們的思想認識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切身地體驗到人民政府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實，解除了一切的顧慮和誤會，靠攏了人民政府，因而安心地過着愉快的宗教生活；最近，更舉行了一次避靜。

南昌教區胡欽明代總主教為了使修女們能更完善地做好這次避靜，特召請了高安總鐸章健模老神父來南昌領導避靜。同時，在避靜期間，教會對修女們的生活問題給予了特別的照顧，使她們能一心一意地專務靈魂的工作。

修女們的避靜是從2月22日下午4時開始的。避靜中應做的熱心神工作和作息時間表，完全按照善導母院修會章程規定。到2月28日早晨順利地結束了這次靈魂上的總檢查工作，大家心神愉快地出了靜。(胡辛)

“爭取爲社會主義立功！”

·崔天培·

南京市雨花台區小北圩村，是南京市教友的一個“發源地”。那裏的教友們，早在1954年冬季，就完全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低級的）。今年1月間，當全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來到南京之後，那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全體社員們，在“團結起來，快馬加鞭奔向社會主義”的口號下，和附近的“清江”、“江東”等3個低級組合併，組成了“江東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社後，社員們團結一心，歡天喜地地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發揮着高度的勞動熱情。僅僅養豬一項，他們就規劃了今年一年養豬3,000口的任務。此外，他們如今正在建造大禮堂、社辦公室和俱樂部。當我最近在訪問該社的生產組長孫成仁教友時，他興奮地告訴我說：

“大禮堂裏還要裝上大喇叭（擴音

器）。這一切在今年一年裏就完全可以實現了。”

在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影響下

孫成仁教友是最近在南京市第四次教友代表會議上當選爲愛國會第四屆全體委員會委員的一位熱心、虔誠的老教友。解放6年多以來，他由貧窮到富裕、由落後到進步，是經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的。

全國解放以後，南京市的教友們展開了反帝愛國的鬥爭，要求政府驅逐了以黎培里爲首的帝國主義分子，成立了愛國組織。但是，暗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還在伺機活動，對政府的政策和教友們的愛國運動隨時加以破壞。即如反革命分子范伯祿，就是時常下鄉向教友們進行造謠破壞活動的。早在驅逐黎培里的簽名運動時，他就曾到小

圩村，威嚇教友們說：“這是犯大罪的。”並誣讣愛國會是“叛教的組織”，阻止教友們參加愛國會的各項活動，甚至不許他們到市內去望彌撒。許多心地忠厚、熱心虔誠的教友們，在反革命分子范伯祿的恫嚇之下，既失去了愉快地過宗教生活的自由，又在思想上揹上了沉重的包袱。孫成仁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不但恨愛國會，甚至對他的親叔伯堂弟，因為倡導反帝愛國運動，也是一樣地痛恨。

對於政府的政策呢，那就更不用說了。雖然政府的幹部一再耐心地向他宣傳農業合作化的好處，他總是不相信。解放前他是個中農；土改後，他雖然參加了互助組；可是在第二年栽秧時，因為他堅持要先栽自己的秧而退了組；二次又加入互助組，又因為他堅持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僱工，而影響得全組都垮了台。54年春天，村裏有5戶貧農開始組織低級的生產合作社，邀他參加，可是他心裏還有自己的小算盤。他想：“我自己有水田8畝、菜地4畝、水塘11畝，還有一條小船和一付水車，除了缺少畜力以外，什麼都是樣樣俱全。我為什麼要同貧農打交道呢？讓那些貧

農來沾我的光，我才不幹呢！”他就是這樣地自以爲是，單打單幹。一直到54年發生水災時爲止，他的思想都是這樣。

事實教育了他

54年的夏天，南京與全國很多地方一樣，發生了100年來所未有的大水災。這下子孫成仁可有點手忙腳亂了：顧了上堤防汛，顧不了家裏的生產；顧了生產，又顧不了防汛。結果是焦頭爛額，一無所成，只好靠政府的救濟過活。可是組織起來的農戶呢，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人家在閑水時，男的上堤防汛，女的在家種菜。沒有向政府借一個錢，也一樣地戰勝了嚴重的災荒。同時，黨和政府領導人民向洪水作鬥爭的事實也深深地教育了他。在洪水猖獗、千鈞一髮的時候，政府不但發動了城市中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幫助農民向洪水鬥爭，黨政首長還帶頭幹。洪水過後，政府不但貸款給受災農民維持生活，播種時還貸給農民種子。這些鐵一般的事實使得孫成仁心悅誠服地相信了合作化的好處，加入了合作社。

雖然在生產的問題上，孫成仁的思想有了顯著的轉變；但在愛國

愛教的問題上，他的認識還是有些模糊不清。因此，在54年秋天，當政府逮捕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范伯祿以後，他的思想很搞不通。他懷疑人民政府是不是錯抓了好多人。這個悶葫蘆，一直到去年9月，上海破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以後才算打開。那時，南京市也大張旗鼓地展開了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教友們投入了這個運動，孫成仁也參加了學習。通過聽報告、參加聲討揭發大會和看了罪證展覽會，孫成仁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他看清楚了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一點也沒有盡到主教、神父的本分，而是掛羊頭賣狗肉，假藉傳教爲名，幹的都是反革命的政治活動。他憤恨地說：

“他們不是我們天主教的主教神父，是一羣道道地地的賣國奸賊和背叛天主耶穌的如達斯！”

從此，孫成仁才走上了光明的道路。去年聖誕節，他過得特別高興。他真正地體會到了教友們在新中國的享受到的愉快、幸福的宗教生活；同時也使他回憶起：自從解放以後，每逢神父下會或行聖事，都得到了政府幹部的尊重；每逢教友

們要到城裏過占禮堂彌撒，村裏的幹部們不論生產任務如何忙，都是儘量照顧。這些事實，過去他不是不知道，但是那時他偏偏不相信這是真的。現在回想起來，他總是懊惱地說：“唉！我過去真是‘人話不聽聽鬼話’，‘人在福中不知福’呀！”

今天的生活與思想

如今，孫成仁教友與兩年前相比，那是完全的不同了。在生活方面，在他未入社以前，他的土地每畝平均最高產量不過350斤，現在平均490斤。入社前，過春節全家只買了一斤豬肉、兩條小魚，還攜了一大堆的債；今年春節，他家修了房，買了許多新傢具、新衣服新鞋，買了20斤鹹肉和鴨子；全家不但在節下進城看了兩次戲，還添了不少的農具。債也全還清了。一年的收成，除了繳公糧、留好一年全家的吃的以外，還淨剩了300多元。

在思想方面，孫成仁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次參加教友代表會議，他以萬分激動和興奮的心情，向全體代表說出了今後的努力方向。他說：“我們所肩負的愛國愛教責任是重大的。我絕對不辜負廣大神

長、修女和教友們對我的期望。為了適應祖國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和反帝愛國愛教運動的新形勢，我決心學好文化和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農業技術，學習先進生產經驗，保證推廣小株密植、按季施肥、深耕細作等先進方法，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爭取在今年的糧食產量方面達到一千斤的增產指標，這是非常切合目前我社實際情況的具體指標。我

相信，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愛國會的各位神長、教友的愛國熱情鼓舞下，我保證能完成每畝千斤糧的豐產任務。為了響應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把我們偉大而可愛的祖國建設得更繁榮富強，我要積極工作，爭取為社會主義立功。為了走好愛國愛教的光明大道，盡好一個公民義務和教友的本分，我願意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



美國芝加哥謝爾主教等要求停止氫彈試驗

(新華社北京3月19日電)據合衆社芝加哥消息：一批芝加哥宗教界商業界和宗教界領袖3月17日寫信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要求取消原定4月在太平洋進行氫彈試驗的計劃，並且設法同蘇聯就停止氫彈試驗問題達成協議。在這封信上簽名的19個各界領袖當中，有芝加哥天主教主教伯納德·謝爾和芝加哥原子科學家協會的主席之一威廉·戴維斯等人。

這封信說，氫彈試驗是危險的，因為它的放射線會毒害食物、人和動物，並且會對世界輿論產生惡劣的影響。這封信特別提出，氫彈試驗對亞洲輿論的影響是“嚴重的”，因為“亞洲已經爆炸了兩顆原子炸彈，損失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

友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130餘人。

各地 簡訊

貴陽成立愛國會

貴陽市天主教第一屆教友代表會議，於3月5—7日間舉行。出席會議的有神長、修士、修女及各堂口教友等教友代表154人，列席34人。

會上，周健鐘教友作了報告，肯定了該市4年來反帝愛國運動所取得的成績，指出了運動開展的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的缺點，提出了今後的努力方向。

會議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貴陽市天主教教友愛國會章程，並選出了以周健鐘為主任委員的愛國會委員會，接着，又通過了大會決議和向毛主席的致敬電文。

南京市舉行四次教友代表 會議

南京市的神長、修女和教友們，於2月27日起，舉行了第四次教

會上，孫持方教友作了題為“為努力完成1956年反帝愛國運動的各項工作任務而奮鬥”的報告。到會代表一致同意關於南京市天主教在今後反帝愛國愛教工作上的各項具體規劃的意見。

會議最後通過了修訂後的愛國會章程，並選出了李維光代總主教，王性天、楊鄰德、田家耕神父，石智良、郝一鐸修女及孫持方教友等31人為愛國會第四屆委員會委員。

江蘇9位神長、教友光榮

參加政協省委員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於3月9日召開。出席這次會議的天主教界代表有南京教區李維光代總主教，南京市教友愛國會主委孫持方教友，南京主教府本堂楊鄰德神父，南京教區無錫總鐸康思誠神父，徐州教區主教府本堂姜金鑒神父，蘇州教區沈書鴻神父，海門教區黃世奇神父、陳秀琳神父，徐州教區楊龍義神父等9人。

蚌埠神職人員和教友捐贈 雙輪雙鋒犁支援郊區農 業生產合作化運動

安徽省蚌埠市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及教友等，為了支援郊區農民的合作化運動，發起向農民兄弟捐贈雙輪雙鋒犁的倡議，經該市愛國組織協助籌妥後，於2月26日，該市神職人員和教友150餘人，在主教及愛國會的率領下，前往淮濱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將一部雙輪雙鋒犁贈給他們。

南京、上海教區神長 的參觀訪問活動

南京教區神長教友等一行13人，於3月2日在李維光代總主教的率領下，前往徐州教區進行參觀訪問，共歷時5天。他們在徐州教區期間，受到了錢代主教及該地全體神職人員與教友的熱烈歡迎。

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二次全體會議的上海教區張士琅、張家樹兩位院長神父和楊士達教友，應南京總主教區李維光代總主教的邀請，於2月10日抵達南京，當即受到南京市神長、修女、教友等的熱誠、親切

的接待。他們進行了數日的參觀、訪問後，已於2月11日返滬。

瀋陽神長教友參觀“美國 空投特務罪證展覽會”

瀋陽市教友愛國會，分別組織神長、教友、修女等120餘人參觀了“美國空投特務罪證展覽會”。

參觀後，徐振江神父、滕鴻章神父及鍾昌齡修女等對美帝國主義蓄意侵略我國的陰謀表示無比的憤恨；他們保證今後一定要提高警惕，和全國人民一道保衛國防；加強學習，提高愛國主義覺悟，為提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鬥！

安慶教會近況

安慶市教友自51年開展反帝愛國愛教運動以來，由於黨和政府的英明領導，以及全體教友認真學習和不斷地提高警惕，以致宗教生活日趨正常。殷方代總主教原來身體多病，最近因教務繁忙，特由蚌埠教區聘請任衛信司鐸前去助理。任神父到安慶後，受到安慶教友的熱烈歡迎。

又，安慶愛國會成立相當早，由於各委員認真負責，神職人員與教友精誠團結，在學習等各方面很

有成績。尤以財務管理得法，除房租外，並設立牛奶廠、診所、猪羊生產組，由於經營得好，不但自養有餘，且能大力支援其他困難的堂口。

天津婦女教友參加婦女代表大會

天津市婦女代表大會於3月8日開幕。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常務委員管品娟及委員孫桂榮應邀參加了大會。

各地婦女教友熱烈慶祝

“三八”婦女節

南京市修女、教友等，於3月8日舉行紀念“三八”婦女節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瑪利亞方濟各會、烏蘇拉會、嘉諾撒會的修女和各區有代表性的女教友70餘人。

座談會上，修女和教友們紛紛發言，保證完成1956年度的反帝愛國運動的各項任務。

會後，他們參加了工人文化宮舉辦的聯歡大會。

武漢市婦女教友、修女等百餘人，為了慶祝“三八”婦女節，於3月7日晚間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晚會。晚會的活動項目很多，與會者盡歡而散。

又，武漢市婦女代表大會於3

月8日開幕。武漢市天主教界有朱運宗修女等4人出席了會議。

大同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為慶祝“三八”婦女節，於3月7日召開了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革新會委員、修女、貞女、教友等22人。

會上，裴玉甄修女講話，她號召大家在工作上要發揮婦女應有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提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努力。

武漢礦口區神職人員 及教友參觀國棉一廠

中國人民政協武漢市礦口區委員會、武漢市天主教愛國組織礦口區分會，於3月13日組織了礦口區神父、修士、修道及教友代表共58人參觀了漢陽國棉一廠。參觀完畢後，又登龜山瞭望長江大橋工地在緊張施工的情形，並鳥瞰武漢市一重重一幢幢的新建廠房、住屋，武漢市的繁榮和可愛景象歷歷在目。高丁乙神父、彭元杰修道都說，新中國的建設真是偉大無比，看到了這些，感到祖國真是越來越可愛。

又訊：武漢市礦口兩湖總修院修士30人，於3月7日參加了該市宗關街的義務勞動。他們在勞動中都很積極，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新·人·新·事

脫下舊人，穿上新人。

—聖保祿宗徒



南京神長教友在“除四害”戰線上

南京市百萬市民於今年1月20日起，進入了“除四害突擊運動月”。在1月28、29兩天，由於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各單位首長的親自帶頭，在全市範圍內掀起了滅雀捕鼠高潮。全市僅兩天內，就獲得了滅雀26,499隻和捕鼠25,767頭的成績。

南京市神長、修女和教友們也同以往每個中心運動一樣，個個都信心百倍地以實際行動投入了“除四害”的火熱鬥爭。

看神長、教友們的具體表現吧！石鼓路堂呼玉琳神父，在短短數天內，就捕鼠7只。愛國會工作人員除全體出動進行了清潔大洗、堵光了所有鼠洞外，並從28日起，開創了每人捕鼠、捉雀各一隻的記錄。

瑪利亞方濟各會的修女們，也以實際行動積極加入了這一鬥爭。由1月30日起，實地進入了除害戰鬥。教友中的事例，更多的不勝枚舉。如鼓樓區教友、家庭婦女耿學琴，在1月30日以前，就以捕鼠68頭和滅雀13隻的出色戰績，提前超額地打破了個人的除害計劃，並且還帶領和推動了她所領導的傅佐園居民除害小組，也超額提前完成了小組的除害任務。

目前，南京市的“除四害突擊運動月”，已在完成了四個階段的任務後而勝利結束。全市神長教友在愛國會領導下，正以戒驕戒躁的精神，信心百倍地準備着在原有的勝利基礎上迎接着新的除害任務。

（崔天培）

活躍在生產戰線上的青年女教友

陝西郿縣上澗子村，全村都是教友，自今年1月1日轉入高級社

後，婦女的勞動熱情顯著提高。自2月中旬，社管委員會佈置了鋤麥任務後，全社124個女勞動力已經全部投入鋤麥的高潮，他們和男人一樣，尤其是由73名青年女教友組成的生產突擊隊的生產成績，有的甚至超過了男勞動力。“三八”婦女節那天，青年婦女又全部出勤在村

外、渠邊及宅院等地植樹3,000多株。她們目前又準備響應社管會提出的大力開展積肥、施肥、每畝水澆地追肥5車的號召。青年女教友盧美靈說：“為了迎接合作化的新高潮，為了我們婦女在經濟上徹底翻身，必須在今年春耕生產戰線上打一個大勝仗。”（侯英傑）

堅持學習的馬俊芬

馬俊芬教友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在天津國棉三廠除了生產以外，還擔任着車間女工委員、工會小組長職務。家裏外頭，事情很多。每天下班以後，到家還要給孩子吃奶，洗衣服。雖然這樣忙碌，她還是抓緊時間學習。在給孩子吃奶的時候也拿着書本溫習功課。

因為文化、政治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馬俊芬已經由學徒工逐漸提升為車工。今年2月份又被調到試驗室工作。馬俊芬到試驗室以後，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可是她連算盤也不會打，什麼都不摸頭。領導耐心地告訴她怎麼做，可是她文化低，做起來很費勁。她想起

學習時，老師常說：“要努力學文化，不然趕不上祖國建設的需要。”想到這裏，她就又鼓起了勇氣，努力鑽研。她下定決心，一定把珠算學會，在走路的時候，也背珠算口訣。她上業校聽課時，精神集中，不會的地方，就虛心向別人學習，經過不斷努力，現在她已能擔任起她應做的工作了。她這種堅持學習的精神，得到了同志們的贊揚，都說：“小馬真能幹！”2月25日，她又參加了掃盲大隊，決心要幫助沒有文化的人學文化，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李美芝）

精打細算，節餘下來買公債

3月10日晚7點多鐘，我正在趙國華老師家中演習算術，這時有

街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同志到她家中推銷公債。當他們剛一進來時，一位老大娘緊跟進來說：“我要買，我要買！”屋子裏的人，不由一齊往老大娘看去。老大娘又喊說：“我買5元，你代我寫上吧！”來推銷公債的同志是了解她的家庭情況的，忙對她說：“你不能爲了買公債影響你的生活呀！”老大娘一聽便生了氣，她說：“誰說我生活不好？我不是天天有吃有穿嗎？過去我家真的是常常餓肚子；可是解放後，我們窮人翻了身，我兒子不拉車了，而且到了工廠作工，有工資養活我們，病了有勞保照顧。現在買公債是爲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爲了我們過更好的日子，我爲什麼不買呢？”街道工作的同志也深爲感動，提起筆給她寫上了。趙老師問起老大娘，平時生活不太富裕，哪來的錢買公債呢？她說：“進的錢看來是勉強够用的，但要精打細算，就能有點節餘，這5塊錢就是我精打細算節餘下來的。”這位老大娘姓王，是個老教友，今年58歲了。解放前後，她家的生活成爲一個顯明的對比。王老大娘的兒子能放下解放前無論如何也放不下來的拉車的工作，並且能進到工廠裏去做工，生活比以前有了顯著改善，使王老大娘很受感動，她深深體會到，自己是做了國家的主人。她說：“做主人要有個樣子，一切事情主人都要帶頭！”（瑪爾大）

陝西藍屋高雲嵐神父病逝

陝西藍屋教區高雲嵐神父，於2月11日，因腦充血症病逝。享壽76歲。終前妥領終傅聖事。

高雲嵐神父，陝西鄠縣人，生於1880年。16歲入高陵通遠坊聖心修院；1909年10月4日晉陞鐸品，先後在武功、榆林、延安、寶鶴等地傳教。解放後，目覩祖國日趨繁榮，愛國熱情大增，積極領導教友開展愛國運動。

高神父聖名若爾瓦削。請衆信友，爲亡者祈求天主速賜升天。



128 金錢主義與奴主主義

路加，拾陸，1—17。

貪是萬惡的根源。耶穌針對着法利塞徒貪財的惡習，希望他們有回心轉意的機會；並為警戒弟子們，勿淪喪於聲色貨利之中，按聖史路加的記載，耶穌又說了幾個比喻教誨衆人。

頭一個比喻是：“有某財主家，僱用了一個管家。有人在主人面前控告了這個管家浪費了財物；主人立時把他叫過來，向他說：‘怎麼聽說你竟有這樣的事？把你的賬目趕快交代一下吧，此後你不能再為我管理家務了！’那個管家心裏自忖道：‘主人既然不肯用我了，我可作什麼去呢？耕田罷，我沒有力氣；乞討罷，我又害羞！哦，我知道了，我該如此這般的作，在我被革職以後，他們還能把我收容在

他們的家裏！’他於是把主人的一總欠債戶全都叫來；問第一個說：‘你欠主人多少？’答說：‘100桶油。’管家說：‘你把債券拿來，坐下，改為10桶。’又問另一個人說：‘你欠多少？’答說：‘100石麥子。’管家說：‘拿你的債券來，改寫為80石。’主人對於這個不忠誠管家的狡詐辦法，甚為嘉許：因為一般的世俗之子，在經營世俗事務上，總是比着光明之子更為聰明。”

這比喻的寓意，我們切莫誤會：耶穌並不是叫我們學那管家的不義；而真的意義却是：詭計的世俗人，經營世俗事務時，每能打破極惡劣的環境，解決極困難的問題，而達到那不正當的目的。光明之子

——虔誠事主的人們，在救靈的大事上，往往疏忽懈怠、畏難苟安，不知奮勉進取，反不如世俗人辦世俗事時，那樣的精明強幹，甚為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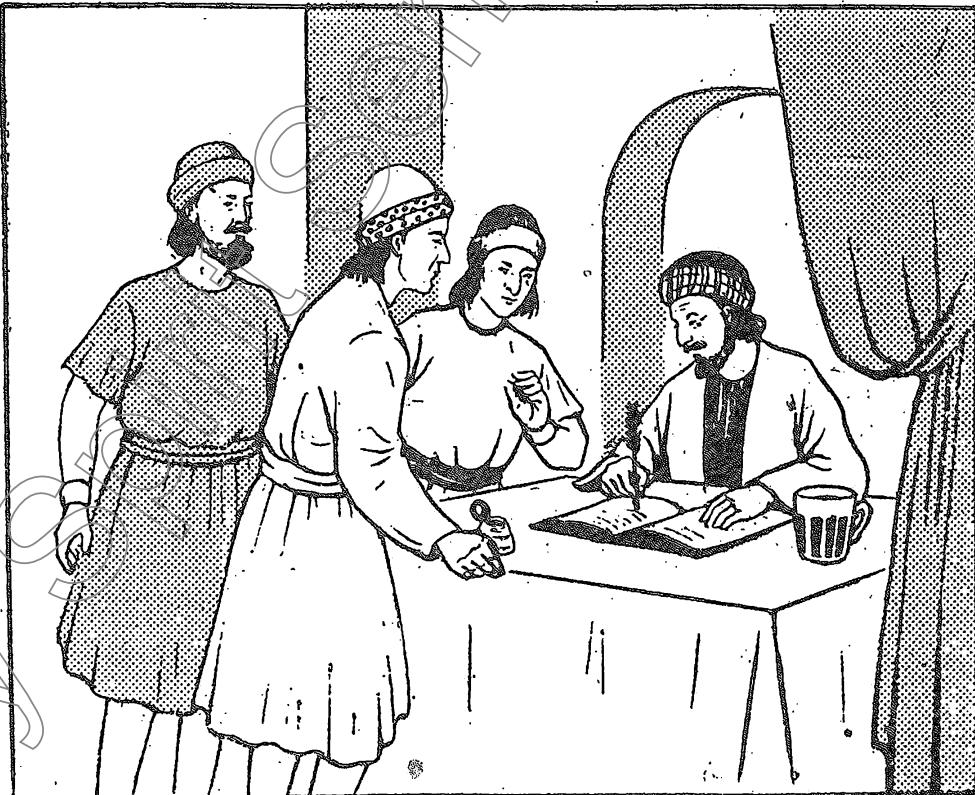
上一段談話，耶穌似乎對我們不知進修的人有些怨意；然在下面耶穌又指給我們一條理財的明路：

“我再告訴你們：該用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爲的在你們去世時候，他們可以把你們接納在永遠的帳幕裏去。凡在小事上忠信的，大事上必也忠信；在小事上不義的，在大事上也必不義，倘若你們在不

義的錢財上不忠信，誰還肯把那真實的財物委託你們呢？倘若你們在別人的財物上不忠信，誰肯把你們

自己的財物交給你們呢？一個僕人不能兼事兩個主子：不是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便是親近這一個而侮慢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兼又事奉錢財。”

耶穌在此教訓我們：（1）不公道的錢財，不合法的事物，既不許貪，也不許有。按神學的解釋：凡是惡意的財物，用任何方法也不能把它變成善意的；貪者，就是犯第十誡；有者，就是犯第七誡。（2）然而那用血汗換來的錢，或以技能賺來的錢，我們保存它，使用它，都是合理的。但是有一樣，我們必



須把它用在正義的途徑上，作些愛天主愛人事情——如同耶穌說的：你們要用這些錢財，多交結些朋友。假若我們作了金錢的奴隸，叫它把我們支使的作些不義的勾當，揮霍浪費，必將造成罪惡，以至於喪亡。耶穌將這樣的財物也稱爲“不義之財”。故此耶穌說：金錢主義與敬主主義，是不能同時共存的；凡貪不義之財、行不義之事的，絕對不能當天主的朋友，也走不上救靈升天的道路。“輕財者尚義，貪財者喪德”，也就是這個意思。

129 辣扎路與富翁

路加，拾陸，19—31。

世上的資財，若我們運用得好，可作爲將來到天堂的本錢；但如果運用不當，必要招致身後的永禍。因爲法利塞徒的拜金主義，乃習與性成，一時難於根除；耶穌對他們剴切申斥之後，爲教訓衆人要輕財好義，又講述了下邊一個比喻：

“有一個富豪，身穿紫羅袍，內襯細紗衣，每日花天酒地，縱情宴樂。在他門前却躺着一個名叫辣扎路的乞丐。此人瘡痍滿身，飢餓難堪；在階下殷切地盼望得到一些

法利塞人們本是貪婪好財之徒，金錢怎樣來的，他們却不問，只認爲“富貴”便是天主賜福的憑證。他們的口號是：成德必須致富，致富便是成德。因此他們聽見了耶穌這一席話，甚覺刺耳，只是搖頭聳肩地任意嘲笑。耶穌窺破他們內心的卑鄙思想，便又責斥他們說：“你們——法利塞惡人們竟在人前自充義人，但是天主洞透你們的（惡）心。誠然，在人跟前自以爲尊顯者，在天主台前必被歧視。”

從富豪桌上掉下的殘食碎飯，聊以充飢，但也無人肯捨給他；只有馴犬數頭，前來給他舔拭膿瘍。後來乞丐去世的時候，天神把他接去，送他到亞巴郎懷里，共享天上的榮福。不久之後，富豪亦死去，却埋葬於地獄永火之中。富豪在受刑不過之際，舉目一望，遠遠地看見了亞巴郎及他懷中的辣扎路，就大聲哭叫說：“我的祖父亞巴郎，可憐我吧！請你打發辣扎路來，用他的指尖蘸一滴清水，滴點在我的口

內，涼涼我的舌頭；因我在這火燄內，痛苦難熬，實在忍受不了！」亞巴郎說：「我兒，你回憶一下從前吧！你在生前，安逸自在，享受了世福；辣扎路却忍飢挨餓，受遍了世苦。但如今不能再那樣了：辣扎路要享受安慰，而你却該受苦刑！並且我們同你們之間起了一道洪溝，永遠斷絕聲息。縱然有人願意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或從那邊到我們這邊來，這絕對是辦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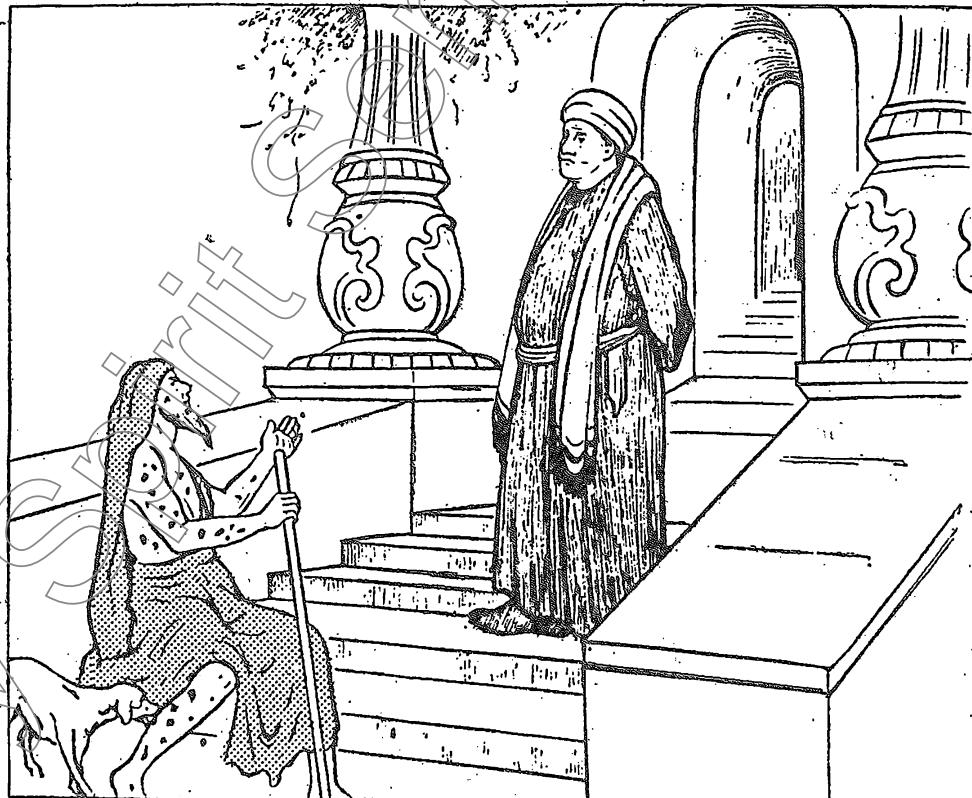
富豪又說：「我的祖父啊，既是這樣，我也不再強求！但是我還有五個兄弟，他們同我一樣過着腐化的生活

；請你叫辣扎路到我家去一趟證明此事，告訴他們，別叫他們再上這個更苦的地方來！」

亞巴郎

說：「他們有梅瑟和先知的道理，只要他們聽從，就可以免禍！」富豪更哀求說：「我的祖父亞巴郎啊，不是的！若有一個人從死中復活去告訴他們，他們才會悔改呢！」亞巴郎答說：「若是他們不肯聽從梅瑟和先知的話，就讓有死人復活，他們也是不信的！」

耶穌爲能適合聽衆的口味，在講道或談話時常常採用當地的風光和習俗作爲資料，甚而連他們傳統下來的幻想和神話，也有時引用。接巴力斯坦本是一個炎熱而酷燥的地帶，居民對於清冷的水泉、濃蔭



的樹林是十分感覺興趣的；故此他們幻想天堂一定是一個清雅涼爽的地方，而地獄必是一個烈火炎炎的區域；並且在天堂地獄之間有一道深淵，阻止兩方面的往來。耶穌就根據他們素日常有的想像，給衆人講了這個比喻。至於巴亞郎與富豪的對話，更是比喻中的比喻。並不全是事實。

我們大家聽到耶穌這個比喻，當引以爲戒的，就是：在我們新教中，天主耶穌確定從死中復活了；耶穌也會施給我們各樣的誠命和勸

諭，並給我們立了聖生善死的表樣。這就是說，富豪向天主要求而不得的，我們的確得着了。在富豪的思想中，從死中復活起來的人的活，衆人一定要無條件的接受；然我們若不忠誠履行耶穌的聖言，遵循耶穌的道路走，那豈不比下了地獄的富豪更次一等麼？我們新教的信徒們，務必秉承復活的耶穌的遺訓，要疎財仗義，扶危濟貧；更要清心寡慾，廉潔自守，追隨着耶穌走入清沁涼爽的天堂。

130 十個癩病者

路加，拾柒，11—18。

據聖史路加記載：“耶穌往耶路撒冷去，路過撒瑪利和加里助境。”這番耶穌辭別了伯來亞省，渡約旦河西去，先來到西多保里——此地位於撒瑪利及加里助之間，往南沿着約旦河順流而下，經葉利谷，轉道到聖京。

耶穌來到了撒瑪利邊境，正待進村子的時節，忽然有一種苦求哀叫的聲音打進耳鼓，定睛一看，原來迎面有十個患癩病者，站在遠處求救。前邊已經說過，按梅瑟的法

律，凡患癩病者不能與人共處。這次他們聽見耶穌要從此地路過的消息，興奮地抱着無限的希望和信心，在村外原野上蹣跚遠望。及至看見耶穌來到，本想撲上前去哀求一番，無奈因有法律的限制，不能接近行人，只得站在遠處高呼：“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

耶穌見這不幸的十個人的慘狀和誠懇，頓時起了憫憐的心，就慈祥地向他們說：“你們去叫司祭檢驗你們吧！”——按梅瑟的規定，

癱病人好了，必須先受司祭的檢驗，得到證明後，才能恢復公民權，與旁人接近。

他們聽了耶穌的吩咐之後，毫不遲疑地應命去找司



讚揚天主；跪伏在耶穌足前，道謝祭。在路途上，他們覺到身體輕爽起來，手足動轉自如；再一細看，以前膿泡惡瘡，腐潰爛肉，竟不知去向，全身清新完整，癱病痊癒，連一點瘢痕全未留下。彼此目相視，既驚訝而又歡喜。其中幾個在興奮之餘，抬起雙腿，向司祭處飛奔而去；只有一個轉過頭來又復回到耶穌足下。

聖史路加記述說：“10個癱病者其中的一個，一見自身的惡瘡，竟霍然痊癒，就轉身回來，大聲

不置。而這個人，却是一個撒瑪里人。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10個人麼？那9個哪里去了呢？別的人不肯前來光榮天主，只有這個外邦人而已！’耶穌遂向那個人說：‘起來，你也回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耶穌在此觸景生情，不禁浩然生歎；知恩報愛者是如何悅樂主心；而受恩不報的人，非但惹得吾主傷心，並且閉塞了新恩寵的來路！

通 功

新亡者

- | | |
|-------|-------------|
| 李伯多祿 | (70歲，湖北宜城人) |
| 李德肋撒 | (71歲，天津人) |
| 高若爾瓦削 | (76歲，陝西鄂縣人) |
| 王若望 | (59歲，上海人) |
| 虞瑪利亞 | (67歲，浙江寧波人) |
| 李保辣 | (73歲，河北昌黎人) |
| 于保祿 | (49歲，河北冀縣人) |

年

- | | |
|------|------|
| 王亞納 | 李若瑟 |
| 溫瑪利亞 | 周德肋撒 |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耶 穌 的 埋 葬

[法國]保祿·德拉洛希(Paul Delaroche)作

HOLY
Spirit
Library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